琴台客聚 彥火

饒公與文學館

饒公宗頤教授逝世，我不禁感慨繫之。饒公以高齡仙逝，逝世前並沒有疾病，跡近高僧圓寂，走得瀟灑，可謂福壽全歸，按粵俗是喜事。

但是饒公晚年為之孜孜以求的「中國文化夢」，仍然遙不可及。

饒公在二十世紀初葉，曾撰有一篇具綱領性的文章：《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》。饒公在這篇文章指出：「現在都在說中國夢，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，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。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，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，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。」

中國文化夢，是大哉之夢，相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仍有待後人承接薪火，繼續追夢。

記得饒公生前，也曾聯合香港文化界一起呼籲建立香港文學館藏。

饒公是香港作家聯會的顧問。使我想起巴金先生生前竭力呼籲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高大身影。

即使小小文化夢，十多年來連樓梯聲也未見聞。

且說，十四年前，由香港作家聯會的牽頭，包括饒公有三十多位文化界人士共同簽署「在西九設立文學館藏倡議書」。

簽署名單如下（按姓氏筆劃排序）：也斯、王璞、王煜、王齊樂、巴桐、甘豐穗、何沛雄、吳康民、金聖華、金耀基、周蜜蜜、施議對、周錫輹、馬文通、海辛、陳家春、陶然、梅子、犁青、黃坤堯、黃維樑、黃慶雲、張詩劍、張隆溪、舒非、漢聞、曾敏之、鄭培凱、劉以鬯、潘耀明、羅琅、羅慷烈、璧華、饒宗頤

其中發起人包括饒公，著名學者羅慷烈、何沛雄，著名作家也斯、海辛，詩人犁青，香港作家聯會創會人曾敏之、報人甘豐穗等人已經先後去世。正是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這個建議如石沉大海，一直得不到有關當局的積極回應。

一個小小的文學夢，十多年竟有八位文化人代表去世，仍然音訊杳然，猶如石沉大海，令人唏噓。

最近，我作為幾個文學社團的召集人，給西九文化管理局唐英年主席寫了一封信，並附「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倡議書」。

信函內容略謂：「希望您能順應香港文學界的民情和強烈要求，與香港的藝術界、新聞界一樣，在西九文化區建立「文學館藏」或「文學活動中心」（像「戲曲中心」一樣），爲香港樹立一塊文學地標。

文學是原創作的，戲劇、電影等大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，可以說是文化藝術的靈魂。

環顧海內外，包括北京及其他國際大都會，都有文學館設立，唯獨香港欠奉！如何體現香港不僅是國際大都會，與其他國際大城市一樣，如您所說的，「打造成爲國際文化中心，與紐約、倫敦鼎足而立。」可謂唯茲唯大的大事，香港建埠近二百年，迄今仍沒有一個文學館，如果在您的手上建立香港文學館藏或香港文學活動中心，填補這方面的眞空，惠澤後代，乃是一大福報，相信將寫入香港史冊。」（上）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王敏德花300萬圓機師夢

王敏德幾乎所有外籍警察、教官的角色都飾演過，形象深入民心，十分受觀眾喜愛，憑警察角色被選為「香港十大理想銀幕警察」之一。

王敏德除醉心演戲外，他最喜愛駕駛直升機，熱愛衝上雲霄，希望有一天能親自駕直升機翱翔天際。結果他將駕駛直升機的個人興趣，變成跨界副業。

他早於1998年在加拿大開始進行直升機訓練，考獲私人直升機師牌照，2000年再去美國修讀課程，考獲商業機師牌照，用10年時間訓練和實習，儲下飛行小時，花了共300萬港元積蓄去圓夢，終在2010年正式獲得商業機師執照，成為「明星機師」。並被封為香港航空青年團的榮譽長官，官階為上尉。

王敏德更因此獲邀為香港旅發局拍的宣傳片演出，並大顯所長，化身型格機師，駕駛直升機俯瞰香港醉人美景。他自言曾經在全球很多城市上空飛行，包括紐約、多倫多、洛杉磯等，但惟有香港的景色最令他印象深刻。

王敏德樂於駕駛直升機到處去，坦言駕駛直升機可為他減壓。他對我說，他有一個夢想，就是拍一部有直升機的飛虎隊電影。

做了「明星機師」後，王敏德正式接載遊客觀光，前陣子，荷里活巨星「鷹眼」謝洛美維納（Jeremy Renner）來港觀光，就由王敏德載他乘直升機，欣賞香港美景。

王敏德索性正式加入直升機服務公司成為一名航線機師，將他的航空志向融入日常生活，寓興趣於工作，非常快樂。

直升機公司，利用王敏德這「明星機師」設計了一個獨一無二的「王敏德與您遨遊之旅」，客人可乘坐由王敏德親自駕駛的直升機，在空中欣賞香港的著名景點，近距離與王敏德見面，及獲贈一張王敏德親筆簽名照片以及紀念品。

但套餐價一點不便宜，由港幣九千至二萬多元不等，視乎時間長短而定。

■王敏德獲得商業機師執照，成為「明星機師」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流感大恐慌

當社會看待流感，只會用恐慌的角度面對，我們只愈來愈墮入萬劫不復的循環。因為害怕，所以接種疫苗，愈來愈多人變了病毒宿主（今年1月PNAS有文獻，發現在355個有呼吸道感染的個案裡，有接種過疫苗者的呼吸裡，竟然多六倍的病毒含量）。因為沒藥可用，副作用嚴重的特效藥變成唯一救命草。

因為減少交流，便要停課，孩子被關在家裡，沒運動沒曬太陽，體質更加虛弱——一個個惡性循環周而復始，每年加劇。

主流論述因為這份恐慌，不再關心實際的防病及治病手段，除了宣傳疫苗，不談保暖、戒凍飲？當然，更不用探討醫院的空氣是否流通、溫度有否過低等問題，而最大疑惑是不去研究為何流感在愈來愈昌明的文明世界裡，變得這麼難以擊倒。究竟是病毒惡毒，還是用藥上也有問題？又或是人的體質也有關係？社會整體的健康水平也每況愈下？

不得不重複多一次，病毒和病菌一直都存在。它們固然有其惡毒的地方，但只要自身強壯，便沒有機會可乘的。

我記得有一個漫畫，將身體比喻為魚池，裡面的魚因為稍稍疲勞了，沒有吃拋進來的小蟲，小蟲急速繁殖，魚便反被小蟲所害。於是西醫倒入消毒藥水，小蟲都死了，但魚也死了。中醫的方法是換水排水，水乾淨了，只餘小量小蟲，魚便可以把它們吃掉，自然也沒事。魚就是我們身體的好菌和器官，它們發出求救警號時，我們不是要急急幫它殺敵，而應該調整好環境，便可以做回它們應該做的事。

所以只要保暖、注意休息，讓我們體內的小魚士兵在最佳狀態，就算萬一病倒，不用過量的消毒藥水，就不會引起併發症。發燒的時候，身體內外也要能量。要溫度，就給暖敷；要循環，就給按摩；要內在補足能量，就喝炙草薑茶。

平常日子多吃粥令脾胃健康，多曬太陽製好維他命D，開冷氣時注意頸部及關節保溫，飲食不要太過生冷或辛辣。怎樣維持身體健康，其實人人都知道。

祝大家有個健康無憂的狗年。

■平日多吃粥令脾胃健康。網上圖片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犯太歲的生肖

終於到了新年生肖巡禮的大結局：屬牛、龍、羊、雞、狗的朋友今年犯太歲，該怎麼辦呢？

屬牛者適逢「刑太歲」，情緒起伏大。若今年個人運程旺盛，你的憂慮可能是一些「甜蜜的煩惱」（如思考是否要踏入婚姻階段等）。但若適逢運弱，則凡事要以保守、穩重為目標，切勿衝動。為求心安，閣下不妨貼身佩戴帶有「兔」的肖像飾物。

今年最為受到影響的人群應是屬龍者，適逢「沖太歲」，運程有點反覆不定，但具體要參考個人的八字命格，才能得到更完整的解讀。若閣下個人的流年運程相對偏弱，可能常覺事倍功半。你不妨貼身佩戴帶有「兔」或「馬」的肖像飾物，以削弱太歲的威力。

相比之下，屬羊者所受的影響則沒有那麼大。屬羊者適逢「刑太歲」，容易多慮，但常常可能只是虛驚一場。若閣下運勢屬於低落，則應避免輕舉妄動。若想減少自己的胡思亂想，你可以貼身佩戴帶有「兔」的肖像飾物。

坊間一般把屬雞者歸為「害太歲」生肖之一，原因是「酉戌相害」之局，但天命多年研究統計認為，其實無須過度擔心。今年只需打開心扉，走出情緒的愁城，以及保持鍛煉，實則問題不大。若閣下仍想求個心安，不妨隨身佩戴帶有「馬」肖像的項鏈。

狗年出生者正值本命年，犯的是「值太歲」，今年同樣情緒起伏不定，也會有隨之而來的是非。能為人生而思考，不失為一件好事。但若閣下真正面對一些負面煩惱，則要保持冷靜、穩重，也可以貼身佩戴帶有「兔」的肖像飾物。

提醒各位，上文所述的佩戴飾物，最好是項鏈吊嘴這種貼身物品。其實，每年都有人犯太歲，若總是因此心煩多慮，不妨找合適的玄學家詳細解讀命格；若閣下能放寬心、保持冷靜，自然可以安心度過「太歲年」！

（2018生肖巡禮之完）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ATV復活了！

ATV（亞洲電視）復活了！

對曾在ATV成長的台前幕後人士來說，的確是值得雀躍的好消息，因為有了一個工作平台，等於是有「碼頭」可泊，生計和工作、發展目標都多了期盼和希望，對於觀眾而言，電視節目可以有更多選擇，樂事一樁。

數十年來，ATV也曾有過不少輝煌節目製作，有製作人說：「製作不能只顧懷緬過去，是要向前看。」筆者非常同意這看法，不然哪來創新，然而懷緬以往的佳品，也會令到製作人找到創作的新靈感，只要找到那一點精髓，可能更能達到無限的領域。

有謂「江山代有人才出」，那些年TVB（無綫電視）製作的古裝武打劇，都有着驕人的收視成績，但自從ATV製作的劇集《大內群英》、《天蠶變》等等播映後，TVB原來的優勢開始逆轉，觀眾看到了ATV武打古裝劇的新亮點，這亮點就是當時的武術指導程小東，憑着《俠盜風流》一劇的武打畫面，設計風格被形容為飄逸中帶瀟灑；而程小東更善於處理「高來高去」凌空舞技的武打動作，將武打拍成舞蹈一樣美。如見劍在舞者手上，身上纏繞飛騰，人與劍交相呼應，盡見劍、舞蹈的優雅，結果平地一聲雷的武打新創意，令觀眾讚嘆不已，收視創佳績。與當時由鄭少秋主演的劇集《楚留香》分庭抗禮，以當年TVB佔有「慣性」收視的形勢來說，ATV確確實實是贏了一仗。

緊接着ATV再推出程小東《天蠶變》，記者看完該劇時，曾特意告知TVB的高層、監製和編劇們，程小東另一佳作也是來勢洶洶，別掉以輕心！無奈TVB中人不以為然，繼續展現出那種五台山「大哥大」的自我態度，TVB的劇集就是收視保證，就是「鋼門」，牢不可破，怕啥！？鋼門還是被ATV推倒過。

百家廊 韓小榮

蠟梅花兒開

時值臘月，賞梅是一件風雅之事。濟南人賞梅，主角不是白梅紅梅，而是黃蠟梅。蠟梅樹是著名的觀賞花木，野外很少見。我在趵突泉公園和千佛山公園見過蠟梅樹，可惜未逢花期。真正看到蠟梅開花是在大明湖公園。每年的臘月底或者正月初，大明湖北岸的蠟梅花都會悄悄爆開蓓蕾，嫣然而笑。

就在昨天，閨蜜小周打來電話，約我去大明湖賞蠟梅。小周說，蠟梅花開了，正是半開未開的狀態，疏影橫斜，暗香浮動。

它的倩影投進大明湖，湖水都不敢掀起浪花，心甘情願、服服帖帖、波瀾不驚給蠟梅花當鏡子用呢！聞聽閨蜜誇張之語，我戲言，這蠟梅花真是美得沒有王法，美得沒有天理。笑呵呵騎上電動車飛奔而去，老遠看見小周已經在西南門等，我們寒暄幾句，就直奔目的地。

大明湖北岸的蠟梅還是那麼寥寥幾棵，分散在各個花圃。春回大地，草木榮發，眼下，還不到萬紫千紅的繁華鼎盛期。盛開的蠟梅花，填補了早春的空白。怪不得，古人稱呼蠟梅為「早梅」呢！它開在隆冬，古人謂之花中「寒客」，花期延續至早春，搖身一變又成了「報春使者」。

「寒客」報春，卻不急於離開，而是繼續在春風裡演繹另一段風情。寒風無情中它逗留着，春風大雅裡它歡欣着，它既是冬梅，又是春梅。蠟梅花的顏色幾乎都是以黃色為基調，淡黃、鵝黃、黃綠、黃白、青黃、金黃……所以啊，蠟梅花還有一個雅致的名字，叫黃梅兒。

說起黃梅兒，我那博學的閨蜜給我講了一個美麗的傳說。野史記載，秦始皇建阿房宮後，天下美女盡收其中。有一位叫黃梅兒的美人，是被衙役們搶進宮來的。宮門深似海，原本有相愛之人，從此勞燕分飛。為了見到心上人，黃梅兒的戀人表哥來到宮廷做了侍衛。有一次，一對戀人在幽會的時候，被太監發現並前去告密邀功。自知難逃死罪，黃梅兒催促表哥迅速逃走後，自己跑到宮內一棵蠟梅樹邊，自縊身亡。後來，表哥追隨劉邦，攻破秦都，打聽黃梅兒的消息。得知黃梅兒已經吊死在宮內最高的蠟梅樹上。表哥尋了過去，只見滿樹蠟梅朵朵金黃，嬌滴滴，羞怯怯，就像黃梅兒站在眼前笑意盈盈。表哥神恍恍意惚惚，抱着樹幹痛苦地大聲呼喊黃梅兒，黃梅兒……這件事傳開去，蠟梅花就叫了黃梅兒。聽了這個故事，再看眼前的蠟梅花，更覺得梅香沁人心脾，經久不衰。

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：「蠟梅本非梅類，因為與梅同時，香味相近，色似蜜蠟，故得此名。」現代人在植物學上分類，也沒把蠟梅和梅分在同一個科目。蠟梅屬於蠟梅科，梅屬於薔薇科。在這些權威認證面前，蠟梅和梅不得不各奔前程，相去甚遠。蠟梅和梅雖然具有相似的香氣，卻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這有什麼關係呢？草木有本性，何來攀附心？蠟梅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

古往今來，愛蠟梅者眾矣。漢成帝的未央宮建成後，廣選天下名貴蠟梅植入宮內。趙飛燕的昭陽殿裡，蠟梅樹格外多。趙飛燕尤其喜愛蠟梅。每逢冬天，皇帝為了取悅她，親去採摘蠟梅，插到花瓶裡，共同賞玩。一日，皇帝突發奇想，他選了幾朵蠟梅花，用朱絲結串，佩戴在飛燕額頭上。飛燕感動之餘，盡窈窕之姿，獻驚艷之舞。上行之，下必效之，蠟梅飾額從此名揚天下。據考證，花木蘭「當窗理雲鬢，對鏡貼花黃」，花黃，就是黃花，指的是蠟梅花。

美人愛蠟梅，詩人更愛。宋代黃庭堅名詩：「金蓓鎖春寒，惱人香未展。雖無桃李顏，風味極不淺。」詩人迫不及待來尋蠟梅，卻看到了金色的蓓蕾，含苞待放。雖然香味不夠濃郁，詩人仍舊意猶未盡，感歎此花不流於庸俗，風味不淺。

宋代詩人晁補之，在好友王直方家裡看到蠟梅盛開，連連讚歎。王直方命侍女素兒折梅相送。晁補之攜梅回家，曾作詩吟詠此事。「去年不見蠟梅開，準擬新枝恰恰來。芳菲意淺姿容淡，憶得素兒如此梅。」這是把侍女素兒比作梅花了。梅如美人，美人如梅。王直方家的蠟梅完全可以叫「素兒梅」了。真正名貴的蠟梅還真與「素」有關呢！早在宋代，河南鄢陵人就培育出「素心」的蠟梅品種，就叫「素心蠟梅」。素心蠟梅適應性強，極耐旱，有「素心蠟梅，乾旱不死」的說法。我的畫家朋友曾畫了一幅《蠟梅飛鳥圖》。我問他，蠟梅樹上那是什麼鳥兒？他說是喜鵲兒。又自我標榜說，那棵蠟梅樹也不是普通的，乃是珍貴的品種素心蠟梅。

往年沒有仔細觀察大明湖的蠟梅，今兒忽然想起朋友說的素心蠟梅來。我對小周說，咱挨棵看看這些蠟梅的花心是什麼顏色。小周說，好不容易來一回，那咱就細飽眼福吧。好多人圍着蠟梅樹拍照，也有的探出腦袋輕嗅花香。蠟梅樹整個花枝全是蠟梅花苞或者花朵，卻不見冒出綠葉。紅花需要綠葉扶持，難道這黃花不需要綠葉嗎？花枝上還有許多乾枯的敗葉垂掛在那裡沒精打采。按理說，它們也應該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才對呀！花兒沸沸揚揚鑽出來了，它們卻固執得不肯入土，是不是只有它們隨風飄落，新的綠葉才會有隙可乘，蓬勃而出？

思緒正在飄遊，一旁的小周咋呼起來，親，這真的是素心蠟梅耶，你看那花心，內輪接近純色。我湊過去端詳一番，十分驚喜。名園佳木，果然匹配。發覺有人要拍照，我們趕緊讓出蠟梅樹。香徑徘徊，不忍遠離。往年賞蠟梅，北岸的遊客特別少。今年趕上了大明湖公園免費對外開放，遊人如織，絡繹不絕。想要靜靜地欣賞，是不能了。不如找棵樹形優美的蠟梅樹，拍幾張照片，配上文字傳到相冊裡留存。文字云：春之料峭，冬之餘寒。寒之猶厲，公然不懼。躍上枝頭，慷慨獻技。骨骼瘦硬，模樣清奇。不艷不俗，百花來遲。

■蠟梅花　網上圖片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露宿街頭的人

蘇軾有一首詞，風餐露宿六百里，明朝飲馬南江水。乍一讀，覺得旅途雖艱辛，風餐露宿，倒也頗有野趣。畢竟，相對於平庸淡凡的人生而言，幕天席地的生活，總能讓人心生壯闊爛漫之感。最近真正在寒夜裡置身露宿者之中，內心升騰起的卻只有一陣陣悲涼。

本月初，香港進入最寒冷的日子。天文台在一周多的時間裡，錄得的氣溫僅六七度左右。碰巧，跟一個朋友夜遊深水埗，行至富昌邨附近的跨街天橋，被眼前所見震驚。三面透風的天橋上，除了留開中間的行人通道，兩側全是已進入睡夢中的露宿者。他們大多頭腳相接，各佔一席之地。有的仰面酣睡，髮亂鬚長，有的連頭帶腳蜷縮在棉被裡，只見人形不見面目。還有一頂用床單被罩搭成的「小格子間」，睡在裡面的人，總算保留了一點做人的隱私。在他們棲身的地舖四周，散亂地堆着一些白色的泡沫箱、紅白藍的塑料編織袋、紙箱、塑膠矮凳，想必已是全部家當。

我粗略計了計，露宿在天橋上的大約有十幾個人。那幾天香港果真是冷，夜裡我躲在加厚的棉被裡，睡到天亮雙腳尚是冰涼。也不知這些露宿者，是怎麼挨過的。

出於職業本能，我用手機將所見拍成了一段視頻。回到家後，沒有做任何編輯，便發在了微博上。不大的工夫就有幾萬次的點擊率，有網友評論說，不相信這是在香港。還有網友說，以前總以為香港最窮的人，是住在籠屋，現在看來居然還有人窮到連籠屋也住不起，真是貧到無立錐之地。

別說圍觀視頻的網友，就是我自己也大為驚訝。好多年前，我曾租住在廣州越秀區的清水濠。那一帶的街上，全是老式的騎樓。每每玩到凌晨回家，穿過窄長的騎樓時，都會看到長長一排露宿者正在熟睡。高低不一的鼾聲，此起彼伏。燈光幽微，即便是喝了酒回家，我走路都格外小心，生怕一個不小心，就踩到露宿者翻身時突然蹬出被子的腳。過了幾年，隨着城市管理者發威，再輔以其他救助方式，露宿在街頭者愈來愈少，寒冷的夜裡幾乎就再也沒有見過。

從深水埗回來後，我即刻查閱資料才得知，早在2000年左右，在香港政府和民間機構的合作之下，統計在冊的露宿者人數，一度由2001年的1,348人，逐漸下降至2003年的898人。再加上可即時接收露宿者的緊急宿舍，和搵工財政等實質援助，露宿者的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。但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，露宿者的人數再次回升。

有研究此類社會問題的學者披露，由5所香港本地院校和4間社福機構聯合進行的一項無家可歸者的問卷統計顯示，到2015年10月，香港無家者的數字已經大幅攀升至1,641人。他們中間有近半的人，常年住在街頭、公園，或者天橋底；大約一成五的人，則睡在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內。還有三成多居住在臨時收容中心，或者單身人士宿舍。

我當晚所見，正是近半露宿者的日常狀態。走過天橋，撲面而來的濃重尿騷味，可以佐證他們露宿於此時日已長。這份調查中提及，被問到為何露宿街頭，一半的被訪者是因為「租金太貴，找不到負擔得起的住所」，另有超過兩成的人，是由於「失業，無法負擔住所」而淪落街頭。

有家可歸，本是一個人最正常的狀態。即便是沒有家人的獨居者，有一個可以棲身的溫暖居所，不僅是生活所需，亦是尊嚴所須。市道不好，經濟壓力大，個體競爭能力孱弱，固然是造成露宿街頭者人數激增的主要原因，但對於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政府機構而言，在紛繁雜亂多如牛毛的公眾事務中，總要有輕重緩急之分。民生大過天。在和平年代，沒有比保證民眾享有最基本的有序生活更迫切的事情。

對於援助制度的適時檢討，對於公眾服務的力求完善，給予弱勢群體及時有效的悲憫關懷，一定比那些成日自詡耕耘基層其實只會做騷的政客，來得更溫暖更實際。

■深水埗天橋上的露宿者。　作者提供